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神異典
上
(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詩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釋牧部藝文六

金佛三昧詩四首

五月長壽詩

八關齋詩三首

誄大德詩

十喻詩

報羅什偈一首

觀化決疑

秋夜講解

同承僧正講

讀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開善寺法會

蒙預懺悔詩

蒙華林園承詩

且出興業寺講詩

十六首

賦誄五隱識枝詩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迎舍利

和王衛軍解講

吳中禮石佛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

又和皇太子懺悔

晉王齊之

釋支遁

前人

前人

釋惠遠

廬山諸沙彌

齊謝朓

梁蕭統

前人

前人

簡文帝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元帝

宣帝

沈約

江淹

庾肩吾

前人

王筠

前人

和受戒詩

道樹經讚

三昧經讚

答庾僧淵

通士人篇

五苦詩

五盛盛

奉和法延應詔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飯後登山僧

宿望公房閑覽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元作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

藥師經偈為元居士說經應經

長壽起師院頌碑經

贈顯公問道

前開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

定水寺行香

水精念珠

智通上人水精念珠歌

飯僧

送至弘法師赴上元受戒

奉和開元寺佛鉢

釋惠令

陳張君祖

前人

前人

何處士

北周釋無名

前人

庾信

唐沈佺期

王維

李頎

高適

李白

杜甫

前人

劉長卿

孟郊

柳宗元

耿湋

白居易

鄭谷

曹松

歐陽詹

王建

僧皎然

陸龜蒙

開元寺佛鉢詩

乞數珠贈南禪長老

劉器之好禪神不喜遊山山中夢出戲語器之

可同參玉版長老

久雨齋居隨經

陳瑜卿論

石勒問道圖

退之留別大願圖

方丈坐中

禪頌

禪頌七言二首

逃禪室遺懷十六韻

于英云玉山頓隱君今于同里法喜寺樓居日

抄佛書至午而止餘暇則吟味不輟雖親舊來

訪亦不往答焉余因于莫復去作此代簡

廣僧韻

鍾山法會詩八首

讀佛書

和開覺

舍利塔

車駕臨蔣山于崇禪寺賜高僧齋議設無邊會

護戒口號二首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智度佛寺既罷東

歸送別

開元寺石鉢

夜坐喜晏伯謙談詩

皮日休

宋蘇軾

前人

朱熹

僧惠洪

金元好問

段克己

史肅

王或

前人

元丁鶴年

明太祖

僧夷簡

歸有光

曹學佺

周永年

僧來復

高啓

前人

方太古

悟道吟二首

山居偈

警衆友

釋教部選句

周惠王
釋智旭
前人

神異典第七十三卷

釋教部藝文六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微識以照覺積微自引
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寂漠何始理元通微融然忘適乃靜靈心悠緬域
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應不以方
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慨自一生夙乏惠識託崇淵人庶藉其力思轉毫功
在深不測至哉之念主心西極

五月長齋詩

釋支遁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乘和翔
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飲嘉期潔已升雲堂
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蕭蕭條林澤恬愉味城傍
逸客研冲曠絲絲運宮商匠者提神標乘風吹元芳
淵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登臺維摩虛德音暢遊方
卓牽妙傾元絕致由近城略略徵客問八言振道綱

擬煩練陳句臨危折旋章浩若驚騰散過若揮夜光

萬言豈所託意得答自費浩渺妙智融靡靡輕塵區

蕭索情願願期神軒張誰謂冥津冠一悟可以航

八關齋詩三首

前人

問與何驥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

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

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其不靜暢至四日

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攝藥之懷遂

便獨往于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

悟外身之真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

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督法衛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閑丘

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瑋瑋八關客無機自網羅

寂默五習真查齋屬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

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元表聖應此童蒙求

存誠夾室裏三界清休嘉祥歸幸相誦若慶雲洋

其二

三悔啓前朝懷懷歷中夕鳴禽戒期旦備禮慶元役

蕭索庭實離飄飄風道即崎嶇路隔揮手謝內析

輕軒輒中田習習臨電擊息心投伴步客客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悵孤思積咄咄失形非我外物固已寂

吟吟歸虛房守真玩幽蘭雖非一往遊且以閉自釋

其三

靖一潛蓬虛惜惜誄初九廣漠排林得流澌澌隙隔

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蔚條臨萬畝

望山樂策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坡婆娑清川右

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寥神氣暢欲若盤香最

遠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陸丘愧無達化時

誄大德詩

前人

遐想存元鼓冲風一何敵品物縕縕榮生塗運德恍

既喪大澄真物誘則智薄昔聞庖丁子揮戈在神往

荷能嗣冲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所

過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交榮盈留襟神會流俯仰

大同羅萬殊蔚若充旬網青旅海滬鄉委化同天壤

十喻詩

釋鳩摩什

一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盡無會處

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報羅什偈一首

釋惠遠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顯山勢

恐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謂提元契未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觀化決疑

廬山諸沙彌

謀始創大業問道叩元篇妙唱發幽蒙觀化悟自然

觀化化已及尋化無間然生皆由化化化化化更相繼

宛轉隨化流漂浪入化迴五道化爲海執爲知化仙

萬化同歸盡離化化乃元慈發化中客焉離化表年

秋夜讀解

齊謝朓

四緣去誰聲七識習未央沈沈倒懸曉苦陸懸懸

琴瑟徒爛熳焚香空滿堂春顏遠幾日秋壘終茫茫

執云清沈溺假願託津梁惠唱摘泉湧妙演發金相

空有定無執實實固相忘自來乘首夏及此申暮霜

雲物清晨景衣巾引夕涼風振振蓬蓬下榻振振

六龍且無惜三事久長何時接靈應及子同舟航

一八四 卷一

同泰僧正講

梁蕭統

大正以貞俗兼解變為善歌曉師以行有餘力律
情攝警余自注席既開便思和寂軒軸二年滿輪
兩器大正今春復為同泰建講法輪將半此作方
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異

放光開驚岳金騰祕香城窮源絕有際離照歸無名
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還亦使靈魔驚
寶珠分水相須彌會色形學徒均染塵遊士轉春英
伊平空智徒深愛性情舒金起厭苑開蓮幕肅成
年鍾修從悅望望舒盈今開火林聚淨土持承明
披影遠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
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響暫使塵勞輕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前人

法苑稱嘉奈慈園美修竹簾覺相招影神仙共棲宿
惠義比瑞瓊蕙榮等蘭荀理元方十算功深似九葉
華水警銀丹方衡列金軸微言經已久煩勞多累舊
因茲開慧雲欲使心塵伏八水潤佳芽三明啓翠目
寶得且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微註一鼠覺
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微喻斯情海變聲使塵羅熟
妙智方辯錯深詞同露散善學同梵爪真言具銅腹
遠遙合蓋城蕙蕙布金郁珠華陰八派玉流通九谷
青禽乍下上雲鴈飛翻覆高談屬時聽響聞終自恐
日麗驚驚瓦風庭踰廚屋落驚驚散還香雲卷遙族
曠濟同象國中乘如竹術後儀難堅明初心易驚縮
應當離花水無令華漆木投塵不足貴棘林安可宿
器月希甯影心灰庶方接視愛同探蜂遊善如原菽
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漢果樹永葉桐神枝記洞板

以拉悅開道廉此優馳逐願追靈寶車脫履親推轂

開善寺法會

前人

樓鳥危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同互入羊腸
稍看原嶺滿新見幽峯著落星埋遠樹新舞起朝陽
陰池宿早馬風催夜霜挂地信開寂清曠惟道場
玉樹瑤瑤水羽帳懸金林紫柱珊瑚地神轉明月瑤
寒蘿下石磴攀桂陽松松深洞日欲隱烟生樓半藏
千祀終何適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唐鏡還無方
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靈垂露光

蒙預懺悔詩

簡文帝

皇情矜幻俗聖德慈重昏創書開攝受絲綸廣慈門
時英滿君圖法侶盛天國俱銷五道縛共薄四生惑
三修祓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翬地寂鳥聲喧
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
早烟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遺龍樊

兼華林園成詩

同前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離了八風恒易傾
伊余久齊物本自一枯榮弱齡愛箕穎由來重伯成
非為樂肥遁特是厭違迎執珪守著園主事作元貞
昔日書銀字久自惡宗英斯焉佩金璫何由廣德聲
居高常慮缺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悖丹心良可明
舟航奉磨訓接引降皇情心燈朗暗室半舟出愛誠
是節高秋晚涼寧天氣清郊門光景慶新年雲霧生
紅葉間青瑣紫雲滿丹楹葉疎行運出泉溜遶山鳴
綠於依浦成絳綰緋林征鹿蒙八解益方便六塵輕
脫聞時可去非各舍重城

旦出興業寺講詩

同前

沐芳肅朝帶駕言抵淨宮羽族承去影鏡吹雜還風
吳戈夏服前驥馬綠沈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
由來六塵縛宿昔五纏見鶴徒知察察乘理難同
方知惡四辨美用語三空

十空十六首

同前

如幻
漢安設大覺周穆道高臺三里生雲霧息起冰雷
空持生藥縛徒用長心災惡人恆棄捨蕭蕭屢還題
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悠

水月

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演璧的的似沈鈎
非關顧矣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議還用喜騰飛
萬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如響

疊障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味遠應成言語
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成顛倒羣徒迷塵縛侶
惑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如夢

福駕良難辨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為蝶安知人作魚
空聞延壽風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攝安能一惑除
當須耳應滿發後會真如

如影

朝光照皎皎久漏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
並能與眼入俱持動惡心息影形方止迷物慮恆侵
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鏡象

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

迴望疑垂月傍瞻雙璧增仁壽含萬類淮南辨四郭
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賦詠五陰識枝詩

同前

澆淳混神因心形復依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機
鑽金雞改狀新舞方未極鴛鴦歡此無辨後舉此焉息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元帝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懋懋實子姁慈嘉聲

治家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為宸鑒舟航動唐情

法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

元良仰嗣后含一震鴻名龜藏踰啓晉笙史冠春卿

日官佳氣滿月殿普風清綺綺散西觀提提南榮

金門鎮朝鼓玉雲休夜更宮槐當曉合城烏使曙鳴

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想法城

迎舍利

宣帝

釋迦散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貝不隨

變見觀言象端具乃冥符重知雖隱顯妙色皆榮枯

唯當十劫後方成無價珠

和王衛軍解講

沈約

妙輪輟往為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道心

妙妙元塗曠義總成林七花屏座相八解濯芳襟

吳中題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漸始說生草盡時

敬承積劫下金花煉海滔火宅微焚焚藥草匪卉滋

常願樂此道誦經空山抵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

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重意難不編

管尋青蓮界永入梵庭期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庾肩吾

皇明執東轡帝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
殊塗同義路分道合智澤傳香引上德列仗邁名臣

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真鏡山街殿影梅梁落梵塵

苑桂恆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遠瑞應千生值法身

天衣初拂石豆大欲燃薪重善無論輕毛庶有因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

前人

殿下即簡文時為皇太子府君即肩吾為太子中

庶子

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病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塵及碎山火

缺 治渴腸腸腸疼寒暑肢節如何促餘內憂苦無暫

缺

南城門老

虛驚誠易犯危難復將瞻一隨柯已復當年信長談

已同白駒去復頻紅花熱妍容一日罷孤燈行

自設

西城門死

經心難殊用誠景景優劣一隨風盡終歸虛妄說

王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幾多落竟同歸盡思空

相結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虛於拉排四攝去矣求三涅

滅 下學輩留心方從窮冥別已悉境相空復作泡雲

滅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

王筠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及極聖旨即疏降同

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招採餘韻更題鄙

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七十三卷釋教部

描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慈屬度脫實斯在

機說濟黎應推心屏欺貽名僧引定慧朝標列元凱

還迷依善導反心由興幸和鈴混吹音勝轉榮雲彩

早蒲欲抽葉新葉向舒意動動諒惠到誠信象倍

磨豎似烟實欄杆若珠弄善勝難欲纖含毫愧文彩

又和皇太子懺悔

前人

習惡難離假有過稱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象採

起然故無著道遙新有待

和受戒詩

釋惠令

沈寒秋氣爽搖落寒林疎風散飛飛原雀浪動昆明魚

是日何為盛隆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道樹經讚

陳張君祖

映峨王舍國覺覺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普權

私呵瞻光景豈識真迷端快恢復道明元解發至神歡

風忽凌虛起無云受懸懸

三昧經讚

前人

迷迦十三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往道志慈以明

九本既殊動四譯不同冥期說不起滅始自無從生

借問通氣倫安泥泥泥重

答庾僧潤

前人

茫茫混成始紛矣四三期三辰還須彌百億同一傳

畫和陶氣畫會之有妙常大惡濟羣生冥感如影響

蔚蔚沙彌衆衆衆萬心仰誰不欣大衆兆定於元義

三法雖成林居士亦有薰不見見與龍龍龍變雲上

冲心超遠寄浪浪遺獨往衆於常所瞻維摩余所賞

古今圖書集成

荷未體善權與子同轉勢悠悠誠滿域所適在磨想
通士人篇 何處士

龍宮既入道風聞且辭榮禪八想淨義窟四塵輕
香畫法雲起花燈慧大明自然忘有者非止悟無生
五苦詩 北周釋無名

生苦

可思身為愚生將憂共生心神恆獨苦窮辱橫相驚
朝光非久照夜燭殘時明終成一聚土速覓千年名
老苦

病苦

少日欣日念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白髮寧久吟
階庭唯仰杖朝府不勝甘肥與妖魔徒有壯時心
病苦

死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牀枕上迴轉仰人扶
壯色隨風滅呻吟與痛俱發羅羅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愛難

可惜凌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
池臺既已沒墳院向應空唯當松柏裏千年恆勁風
愛難

五盛陰

佛書有五陰譬喻謂以聚沫喻色水中泡喻痛熱
時欲喻想芭蕉喻行幻喻識言皆空虛也
五盛陰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舊塚相次似魚鱗
茂陵誰辨漢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
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奉和法延應詔 庚信

五城郭北極百雄壯西昆鉤陳橫複道關抵靈軒
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圖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
星視朱鳥瞻雲宿鳳凰門新禽解轉轉春柳臥生根
早當驚蟄戶流雲長河源建始移文讓徵首種合昏
風飛扇天排泉湧屬絲言舊臣從散木無以預中天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唐沈佺期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開乾坤新定
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坐近爐烟滿
法筵自喜恩深陪侍從南朝長在聖人前
飯罷茶山僧 王維

脫知清淨理日與人攀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
果從雲峰裏願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蓮書
燃燈畫欲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為樂此生閒有餘
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宿空公禪房閑覽 李頎

花宮仙梵遠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
葉曉閣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飄香仍隨秋
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皈依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高適

吾師昔陽賈傑出山河最途經世轉關心到空王外
鳴鐘山虎伏說法法龍會了義同建瓴梵法若吹簫
深知微劫苦善實恆沙大捨施制肌膚舉援去親愛
招提何清淨良牧駐經書見衆香中臨人覺苑內
心持佛印久標制魔軍退願開初地因永奉彌天對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元作 李白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客貌
莊莊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客貌

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遍寂照
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空達禪居人酌玉坐相召
彼我俱若雲雲山香殊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
怡然青蓮宮永願忘遊眺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杜甫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
然我獨覺神充實重開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
冷冷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過廬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前人

三賢吳七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枝葉學水田
上入衆錫杖檀越施金鉢跌坐蒲前日焚香竹下烟
寒空注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
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燃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 劉長卿

焚香奏仙唄向夕遍空山清切衆秋遠威儀對月間
靜分嚴密客散逐海潮還幸得風吹去隨人到世間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孟郊

古樹少枝葉真僧亦相依山木自由曲道人無是非
手持維摩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雲花看衣在衣
洗然水鉢靈果物生光輝
晨詣超師院讀經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動世所逐還官真可異精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若色連深竹日出露餘香青松如膏沐
潯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順公問道 耿湣

此身知是妄遠遯諸支公何法住持後能逃生死中

秋苦憂古徑落葉滿珠璣方便如開壽南宗與北宗
清間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

白居易

梓潼春廟何年別長壽壇場近日開度是蜀人皆度
了法輪移向洛中來

定水寺行香

鄭谷

應松看盡繞虛廊風拂金爐待賜香丞相未來春客
密暫偷閒臥老僧牀

水精念珠

曹松

等量紅綾買品榮盡道與別未勝鑒謝玉璫盈尺
水珠成金地兩條冰輪時祇恐星侵佛挂處常疑露
滴僧幾度夜深尋不著琉璃為殿月為燈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歐陽詹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
良工磨拭成寶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
遺時鵝鵝乘徒稱珠上人念佛之真諦一佛一珠以
為計既指其珠當佛身亦欲珠明像佛智否請母訪
朱公得之均環翠奇中龍從驚龍長隨朝朝自手持
藏掌透夜來月照紅絳空竊川極陸離為寶號說車
渠將瑪瑙連連裏溜下陰軒榮榮注露垂秋草皎晶
晶影煌煌陸離電燈紛不常凌時時日生光芒我來
借問修行術數日殷勤美茲物上人視日授微言心
淨如斯即是佛

飯僧

王建

別屋炊香飯蕪辛不入家溫泉調羹粥淨手摘藤花
蒲餅除青葉芹蔬帶紫芽願師常伴食消氣有蓮茶
送王弘道歸赴上元受戒

僧皎然

不肯賣車前勝衣被木蘭今隨疎腹倍欲及蘇州壘
對寺鐘聲遠香山戒尼寒歸來次第學應見後心難

奉和開元寺佛鉢

陸龜蒙

空王初受運神功四鉢須更現一重持太慈添香積
飯實時應帶步羅鏡光寒好照金毛鹿響語堪降白
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須西去詣靈峰

開元寺佛鉢詩

皮日休

帝青石作練冰姿會得金人手持持拘律樹邊磨散
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夢妙香消大
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開吹

乞數珠贈南禪長老

宋蘇軾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元牝龍虎看舒卷
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坐閱塵界往來十八返
區區我所寄愛撫蓋在蘭過從海上問蓮華又清淺
劉琴之好彈琴不喜遊山山中夢出戲語語之

可同參玉版長老

前人

業林異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卷玉版師
聊憑柏樹子與同律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久雨齋居補經

宋蘇軾

端居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差超然與通俱
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讀論語論

僧惠洪

此生已無累一席可窮年細嚼實公飯飽飽無動靜
懶修修進定愛作吉祥歌夜入山空寂惟聞繞樹泉
石勒問道圖

金元好問

經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

叔符說鈴聲替展國
退之留別大顛圖

段克己

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義著南荒肯因一轉山僧
話換却從來鐵石腸

方丈坐中

史肅

紙本功名直幾錢何知付與北牕眠詩書作我閑中
地風月知人醉裏天水底游魚與見性樹頭語鳥小
參禪平生習氣蓮華社一柱香前結後緣

禪頌

王真

吾身非我底為情說著摩勞特地驚五九盡時山更
好清泉雲鳥自香燈

禪頌七言二首

前人

珠已全拋大事要為渠剛覆等閒愁桑榆晚景無多
子誠芥人身豈易投閑日攜來忙日用此生迷却再
生休再回頭轉轉從今始看作問程大裏牛

其二

放下情懷處處安生誕取取沒多教福衣襤褸聊遮
赤短髮髯髯底用冠一帽省緣資困歇二匙隨分了
飢餐也知苦澀人人笑烈日初心不敢忘

送禪室還懷十六韻

元丁鶴年

出處兩茫茫然低倒每自憐本無經國術仍乞買山錢
故邑三千里他鄉二十年力微誰計杏身遠客心懸
桃李誰家樹不麻傍舍田鴉衣秋風結蟻室歲歲頻
逝水終難復暮次更不憚久要成龍歸多病復沈吟
俯仰哀情慘惻是野性便延徐離下榻訪戴獨迴船
取囊窮途過閑修淨土緣說元分上下味道悉中邊
有相皆虛妄無才幸荷金桂喜同白鹿飲露效元蟬

高蹈無異隱在歌樓昔賢惟餘空念在山寺日逃禪

千英云玉山顯應君今於同里法喜寺樓居日抄佛書至午而止餘暇則吟咏不輟雖親舊來訪亦不往答焉余因于英復去作此代簡

謝應芳

客來喜得平安信藉寺樓居日掩扇湖近浪搖應影白地偏苦沒屢痕青翠賢方結蓮花社小楷猶抄貝葉經廣晚肩舟歸前里好尋漁父過寒汀

齊僧韻

明太祖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月影滿千江何曾有暫歇

為新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時誠非凡可越住世及應真幾度阿僧劫假借作梯航泛海濤如雪

一旦香無蹤暫與沙門別慙忽羣禪中孰能為機泄禪心曠無跡如海亦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鍾山法會詩八首

僧夷簡

洪武五年正月十五日朝廷就鍾山寺大建法會

普濟幽冥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宣諭建會之因蔡天下屠宰上先齋戒一月以嚴法戒肅成

王食金盤去八珍九車齋戒諭羣臣版圖資頁無中外鬼錄流亡有故新佛事五天均至化民生西海賀

同仁普通有願長蔬食會夢神僧水陸因正月十三日三鼓時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奉上佛表命禮部尚書齋赴鍾山啓建法會焚之賦

奉表

御手封函出紫宸百靈効職共紛紜尚書夜待三更

彌使者朝持五色雲寶室鬼神徒有問茂林封禪護

能文陳情此日題靈輦萬歲千秋報聖君

十五日服衣冠乘輦赴法會至日夕迎佛上率公侯百官臨法筵供佛行大禮樂用普世等曲

先是十四日散雪呈祥尋即開霽是夕星月在天風露湛寂絲竹迭奏燈火交輝禮儀之盛前古莫及賦迎佛禮佛送佛三首

贊輦轎轎下界來先令驛六淨氛埃微風不動燈如畫明月初昇樂似雷宿衛萬夫嚴虎旅從官千騎駐

龍輦哀衣微在通明殿一朵紅雲擁不開天子臨筵禮覺星衣冠陪位亦侯王寶蓋高處金蓮

色珠樹中間玉佩光帶昂華陳先盟洗茶祝初獻謹笑香漢庭不必誇前夢親觀金容在上方

皓月華星傍九霄夜深端坐聖躬勞樂聲按舞漁山近花雨飄空驚嶺高玉闌讀文傳太祝金梓捧奠出

儀曹從容望燦燦輿動目送中天白玉毫宣諭鬼魂賜以法食談論鬼

萬方殺戮到瀛樵三日登宮德澤饒朽骨又蒙周室葬游魂不待楚人招千年象教來中國一代威儀出

聖朝備懷山林何所報耕桑滿野甲兵銷詔罷鴻禧放木燈以燭幽暗賦水燈

持節禹禹向夕過遠分燈火出官河斗牛光動天垂野風聲聲沈水息波海族棲臺休罷市鮫人機杆不

停棹九泉無復悲長夜莫問南山白石歌法會三日上之臨幸十三日天雨紫羅樹子近臣

得之以奏獻焉十四日詔皇太子諸王同觀法會

歡迎駕

千騎東華玉輦來鍾山澤勝妙高臺旌旗寶樹重重

入樓閣香雲一一開仙仗齋從三日幸春官詔許五王陪近臣共說天顏喜收得紫羅樹子題

讀佛書

歸有光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備尚難已非徒食馬空鉢貝可恥紛紛辦茶女誇誇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和聞梵

曹學佺

山下層層起暮烟山中一點佛燈然僧家功課如常事只有朝晝無歲年

舍利塔

周永年

雲端已暝忽復瞻燈燭面如妙高聚舍利光常貫太虛只今收攝隨心住上界高明受衆朝中宵虛白開

天路佛聲浩浩若潮生人如磨蟻香如霧燈燈深入夜夜明物身早向光中度傳言影落鮫魚口佛燈漁

火相先後魚目常開魚網沉飲光映影爭奔走喜滅漁家黑業多旁生所貴非長壽安得華嚴與上方千

燈四焰搖星斗却令蟹舍及魚城惆悵朝朝空發荷車駕臨蔣山於崇福寺賜高僧齋議設無違會

漫成口號

僧來復

崇禎寺前風日清聖與遙近定鐘鳴山林有道神王化天地無私荷聖情裏約入榮終應詔惠琳居未盡

貪名金山重感千年願願濟幽靈答治平又

厭聞花雨曉吹香手結袈裟近御林閣下紫雲隨雉尾座間紅日動龍光金盤蘇合領珠城玉盤饒闌出

尚方獨覺應承天上供母懶無德頌陶唐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普度佛寺既罷東

歸送別

高啓

萬人擁坐聽潮音寶刹會迂王駕臨佛法曉數三藏
祕帝恩香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爲雨練浦歸時樹
欲陰擬問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鶴暮沈沈

開元寺石鉢

前人

寶石當年琢帝青浮波不異木杯輕傳靈已歷乾陀
國乞食會來舍衛城漁父得時初獻洗法王在日每
舉行寺僧見客休頻出恐有龍藏此內驚

夜坐喜吳伯謙談禪

方太古

海月未出山清宵起燈獨草坐僧道流談禪暢幽獨
雲崑一何深心遠境自足冷然忽成悟風吹隔簾竹

悟道吟二首

周憲王

慈悲爲兩法爲航心是蓮華性是香軒裏工夫些子
力閑中議論許多長提攜一氣通金界顛倒三車運
玉璫笑把明珠閑玩弄眉間萬丈白毫光

其二

自從悟得真如理今古空談喜有因撒手往來還是
我點頭問訊屬何人安閑常樂勝中勝自在顯親身
外身大笑西來緣底事等閒識破便休論

山居偶

釋智旭

一病五百日形神並已枯縑素偶相值解我爲禪癡
禪癡竟何解佛法從來無倦厭隨便起笑此空頭顱

其二

我愛山中住觀化備且仰一法不當情萬緣同鏡像
纔言獨露身無端已成兩笑破太虛空巖谷爭酬響

其三

白雲捲過舒清風拂道止問我山中樂從來只如此

懶向蒲團求亦不鑽故紙若作佛法商千里復萬里

其四

世法多崎嶇禁路還存賄枉道或容身直道每招罪
何如野耕閒蕪蕪城充饑風來翠竹鳴雲去青山在
俯仰清淨家風常不改

其五

禦寒不綴續糊口不耕田佛制固如此諱思共息肩
神王翻貝葉形疲且隱眼何須學枯木失此無心禪

其六

昔居佛祖先行落凡愚後漫抱法門憂自來甘無救
恥躬愧儒宗歸笑懶雲冠其誇日正長靜息聞更漏

其七

前際不可窮後際不可極現前介爾心邊際渺難測
明明法界宗妙觀胡墨墨當起金剛拳打碎無生國

其八

佛語即佛心佛心非佛語離此即非闢究竟誰爲汝
一句了然超萬劫合頭前若舌舌本甜動取黃蓮茹

警衆友

前人

魏首菩提路悠悠後陷阡應憐小證後重憶大通前
月指謝影鏡像明雙最自慚說法鳥誠爾莫生天

釋教部題句

梁沈約內典序釋業定門造次無棄安忍與金石同
固戒行與寶珠等色
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
遂通隨方引接

北齊魏收一切經藏文寶雲西映法河東馮甘露橫
流隨風或投皇家拉天粹道崇法
隋煬帝寶蓋經藏頌文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
唐韋阜再修大聖慈寺普賢菩薩記思受命方續十
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神大化普以萬人之心不俟
懲戒靡然歸善者得氏之教弘矣况其祐昭報大彰
於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

白居易畫西方輦記諸觀北望婆娑世界微塵衆生無
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
嚮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
又範金合土刻石纖文乃至印本衆沙童子戲者莫
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
是彼如來有大誓願于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于彼
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遇見未來佛多矣何獨
如是哉

釋真言金剛般若石經記先佛者法法空則境澄後
佛者教教離則言亡
宋陳舜俞經藏記夫輪之名有二一日法輪佛之所
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
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
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
以煩惱苦若行之以智慧則乘之而中樂乎人

以煩惱苦若行之以智慧則乘之而中樂乎人

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類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當苦輪也應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度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置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爾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于佛矣又天台教院記天台氏之進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躋聖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

晉支遁詩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途道會貴冥想同衆擬元珠悵快澗水際殘忘朕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又辛盧習本照頓無歸昔神又頓得無身道商機冲默情

齊王融詩香風流梵瑤澤雨散雲花

陳徐孝克詩五禪清處表七覺清心計

唐宋之問詩淨心遙澄果廢想獨超羣又釋事懷三隱清標獨四神

王維詩一施傳心法惟將戒定還又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孟浩然詩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又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崔顥詩沈意歸清淨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萬物一何擾

僧廣宣詩南方寶界改由旬八部同瞻一佛身

杜甫詩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又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又蘇晉長齋續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顧况詩定中觀有漏言外證無聲

賈島詩王侯皆護法何寺講鐘鳴

曹松詩有爲嫌假佛無境是真機

南綸詩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

郎士元詩宰官遵說法童子伴隨緣

張翥詩一從方外遊頓覺塵心變

宋徐照詩詩因圓解堪呈佛茶與詩通可悟人

文同詩會聽三摩義居常夢曉鐘

金真萬錫詩我是禪房未歸客阿師休作長官看

元陳旅詩漸覺仙樓近微聞梵鐺揚石壇登案衍壇

佩維琴鐺夕落休蘭權春登滿桂榮伊蒲頌內供

蕭散林香

舒頌詩誓將寂滅心受此清淨福又禪心潔法泥世味燬羹粥

郭翼詩心花兩處現天賴靜中開汨汨紅塵海虛空念不分

周權詩有爲皆是幻無想總成禪

明張羽詩宰官問法留三宿慈母雙香製七條又觀水悟真源聞香解禪悅

薛瑄詩澄心得妙觀忘言契良悟

唐肅詩雨花知佛境流水證禪心

林鴻詩便欲依禪寂塵纓可奈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四卷目錄

釋教部記事一

神異典第七十四卷

釋教部記事一

佛法金湯編年子融之後者儒生獻帝興平二年因世亂無仕宦意銳志佛道乃製理談論三十七篇其文有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昔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不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為佛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詞不飾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製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經山阜跋涉其巖深不絕河流羅子浴其淵獸蟻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

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含渺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問曰佛道至尊至大竟齊周孔為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就詩書悅禮樂矣為復好佛道竊為君子不取牟子曰書不必孔子之言要不必周孔之方合議者從愈病者長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樂事尹喬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不具見於七經也况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缺佛不見記何足怪哉問曰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貴之語非實之云牟子曰少所見多所性觀駝駝言馬馬背竟肩八采舜目重瞳卑陶鳥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偃伏義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目元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贊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青雲展者論地折得無貽其本過其實乎牟子曰吁吾之所羨者以塵埃附萬俗收朝露投滄海子之所誇曾握飄風欲滅江海操耕未欲損星寄側一舉以賴日光舉上填以塞河衡吾所羨不能使佛高子之數不能令其下也

曹植精通書藝邯鄲浮屠為天人每讀佛經輒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極宗嘗遊滎山間空中梵天之響清揚哀婉因傲其聲為梵唄今法事有灑山梵即其餘奏也書者辨道論言仙道虛妄三國志劉繇傳繇居江南保豫章駐彭澤年融先至殺太守朱銘入居郡中繇遂討殺為殿所破更復招

合屬縣攻破融驛走人山為民所殺經年病卒時年四十二卒融者丹陽人初舉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送放縱殺生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連可容三千餘人悉謀賊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悉受遺獲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前後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士搖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蘭為陶謙所逼屯秣陵秣陵廣陵之衆因阻謀殺昱放兵大略因獻而主過殺融然後殺結

佛法金湯編年子融之後者儒生獻帝興平二年自給所寫既畢則能讀記由是博覽羣籍廣見而稱之曰剛生矯倖仲舒子雲流也孫權辟之補西曹掾復拜太子太傅為尚書令封都鄉侯嘗捨宅為德壽寺禮書問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葉老莊修身自玩放浪山水歸心澹泊何事佛為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教教順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齊春秋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叔媛常病危篤諸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來僧以銅鑊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瞻佛誓曰若使阿娘護祐願華竟壽如故七日齋畢更鮮紅看觀覺中稍有根髮阮病尋差世稱其孝陳晉書周茂傳茂子茂祥御史中丞王敦密使執人李

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七十四卷釋教部

卷四九五 之四 五 樂

脫極當及周鑑相善重差害之為精于事佛臨刑
看于市觀經云

蔡讓傳彭城王紇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書佛像經
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讓曰佛者
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聯
因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
奔突王都應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祐之
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
物興義私作頌頌可也今欲發王勅勅史官上稱先
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于義有疑焉于
是遂寢

王珣傳珣弟珣名出珣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
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
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
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顧榮傳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榮為領軍不起服
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榮會過其間遂得和
釋充崇信佛教榮議其廢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
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
優遇之

何充傳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廢
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子貧乞無所施遺以此獲
譏于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明選終古充問
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
大乎于時裕怡然弟吳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
釋氏謝萬議之云二弟詔於道二何依於佛
何準傳準字幼道穆皇后父也高尚慕欲弱冠知

各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舉
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兄弟中第五故有此官充
居第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衙門不及人事唯
讀佛經修營塔廟而已

佛法金湯編都超爲桓溫府掾超同謝安曰支遁所
談何如裕中散安曰裕盡力道得牛耳超者五戒
文更修戒月齋戒凡齋不得嘗魚肉不御妻妾迎中
而食既食之後美味甘香一不得嘗洗心念道飯依
三寶

晉書王湛傳湛孫述述子坦之與沙門竺法甚厚每
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
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勸修道德以昇清
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佛國僧傳石季龍僭位傾心事澄百姓因澄故多奉
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
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慶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
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
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其百辟卿
士違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越人
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奉季龍以澄故
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奉君諸夏至于響記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應祭奉其夷越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
之

王恭傳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以告
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即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
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土庶咸嗟臨

刑猶稱佛經謂監刑者曰我國于信人所以致此
符堅載記堅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登樓觀日
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虞三代
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害將來世故班姬辭
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預神輿堅作色曰
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
之非公典贊之榮此乃朕之願也命其扶安升輦

執輿載記輿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欲附沙門
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朱甍里立波若臺
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
室而九矣

搜神後記晉淮南胡茂同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
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
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進走出
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
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
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同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
佛法金湯編顯觀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工畫桓溫引
爲大司馬參軍時沙門無力建凡官寺朝賢施者不
過十萬長康素貪錢諸百萬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
畫維摩像將點眸子曰第一日見者賞施十萬第二
日見者五萬第三日任例賞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
者填塞果得錢百萬

何無忌崇信佛法造枳園寺以安帝西還皇運凱奏
勸帝興起釋門修營功德
弘明集宋武帝始登位第一道人提鉢鉢乞因而言
曰君子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帝尊同

嚴公微其成實嚴公即起七佛經呈聞

宋書張敷傳元嘉初敷為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敬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較之道中可得言語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難上甚不悅

范泰傳泰奉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園精舍

北山錄宋文帝謂末都跋摩曰弟子常欲奮戒不殺以身殉物不復從志跋摩曰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茂茂如此持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車在缺半日之餐全一食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

太平廣記宋王准之字元會瑯琊人也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蘇時摩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林准之謂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微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准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敎不得不信歸訖而終

宋尚書謝朓為荊州刺史開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像縱橫瓦木傾壓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旛幡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時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大餘容委甚偉厲聲嘆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瘡痍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朓連年患瘡

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村顧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一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錢巨常為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喪未已已出不奉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像像乃當除耳遂焚精舍焚像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像壓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當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披髮為步執持刀索云斤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處知有人毆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痺不能行輒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癰疾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執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即升座講經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有芙蓉大花復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尋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

宋書袁粲傳梁初名慤孫為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篤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

張暢傳暢于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追郡吏燒燔照佛百姓有罪使燒佛廣則動至數千并免官禁錮

宜驗記車母者遺宋廬陵王齊悅之難為房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宿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隱隱專行慈悲

南齊書周顒傳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頗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衛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詣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咸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說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說空假名難不空假名說空假名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還國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常法樂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露重一時餘義頗見余條唯有此盡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復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時何引亦稱佛法無量委太子又問願卿精進何如何引願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原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姜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何引官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

古今圖書集成

經籍傳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蛆蠅使學生議之學
生雖曰但之就腐穢於蛆蠅之將腐穢後強其
仁人用意深懷但至於車轡蛆蠅目內悶惡渾
沌之奇穢效外誠非全人之憤不悴不榮會草木之
不若無聲無臭與凡穢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未爲
口實竟陵王子良見此大惑引兄點亦通節清信
願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邇或在
近全業邪脫離離析之計則細細苦之與就策其來
實難離故千難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節制蓋
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終而勿致將無涯時替爲
士者豈不以忍己爲懷是以各封疆隔相陵執况
乃受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驗性命性命之
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除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
彼就殘莫能自剋我棄久長吁故可畏且區區彼
卵脆薄易於歎彼弱處顧步宜惡觀其飲噉飛行人
應憐憫况可心心撲撲加復恣忍吞嚥至乃野牧盛
羣閉禁重圍量肉揣毛以按枝刺如土委地食謂常
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生理則幸矣更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
迴是常事雖報如家人天如各遇客日影在家日多
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殘至於晨夜夜不能不取備屠
門財貝之輕盜手猶爲康士所棄生性之一啓刀
事復慈心所忍瞞虞雖微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
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業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
其積穢凝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磨苦較長此甘與
肥若無明之報衆也何至復引此滋醜自汗腸胃丈

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竟陵王子良傳子良招致名僧講佛法透經明新
辟世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
其相友佛子良敬信尤篤數於即園營齋戒大集朝
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
相禮
顧歡傳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與孟景
翼爲道士太子召入元園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
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
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
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元絕于有景神化體于無
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教而無教莫之能名強贊爲
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元化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
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拘有八
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千無數行亦達
于無央等假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同向同正即無
邪邪觀既遠傳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
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于常分
迷者分之而未合德普遍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
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王褒傳褒選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欲請車駕幸府上
晚信佛法御種不幸性使王妥謂褒曰吾去年爲斷
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獻爾也褒出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郾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妥曰吳
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大
及之勿道言意也

豫章文獻王凝傳疑字宜徽太祖第二子臨終召二
子子康子恪曰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
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官及司
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劉蚪傳蚪精信釋氏衣廬布衣禮佛長壽注法華經
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
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
窗戶之內又有香氣及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隋書突厥傳齊有沙門惠琳被掠人突厥中因謂陀
鉢曰齊國富強者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
事陀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
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陀鉢亦躬自齋戒還塔行
道恨不生內地
梁書范縝傳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
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
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
同發一枝俱開一帶隨風而墮自有拂輒輕墜於茵
席之上自有關籬墜落於園蕪之側墜茵席者殿下
是也落蕪者下官是也貴賤復殊遠因因果竟在
何處子良不能屈
干陀利國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
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檀特特好爲諸國之極
宋孝武世王齊廢羅部傳羅道長史史留陀金銀
寶器天監元年其上臺修政羅羅以四月八日發
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
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賈百倍若不
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政羅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

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隨舉本工書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顏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任孝恭傳孝恭少從道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誠信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聲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建平王大球傳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問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受其早慧如此

到說傳說家門難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復便拾為寺因斷履難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儀思禮甚篤蔚山有延賢寺者說家世創立故生平公偉咸以供焉略無所取

劉香傳香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親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夫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履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敕以法服敕以露車遺奠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服其子遵行之

薛崇恭傳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瘵思食菜瓜土俗所不產崇恭歷訪不能得術慈哀切饒值一桑門問其故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謝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至室齋具導訪桑門其知所在及父母卒崇恭水漿不入口者

旬日感備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覆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來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遂近道俗咸傳之

昭明太子傳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通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諸法身義並有新章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焉

南平元襄王傳傳傳晚年崇信佛理尤精元學者二旨義別為新通又製性情鬼神等論其義僧儒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都陽忠烈王傳傳傳有孝性初領馬所生費太妃稍停都後於都下不豫候未之知一夜忽夢遺侍疾既覺憂皇使辱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瘞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快語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何點傳點字子哲廬江潯人也少時書患渴病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于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神德所感

引字子季點之弟也書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引常兼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苞集堂馴狎如家食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引遇

于秦望後還都卒于鍾山其死日引在般若寺見一僧授引香符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說失所在引開函乃是大肚嚴論世中未有又于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遜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還舍人何思澄致手命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劉慧傳慧字文宣彭城人也嘗遊于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于東林寺慧髮尤明與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息遠近欽慕之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劉許傳許字彥度平原人也許善元音尤精釋典會與族兄劉歆驪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劉歆傳歆字士光許族兄也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兩歆曰心力明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于吳皇寺為起日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庾統傳統字彥實新野人也晚年以後九道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幾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通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季止其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夢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張孝秀傳孝秀字文遠南陽宛人也博涉羣書精

釋典晉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孔休源傳休源長子雲章篤信佛理通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

謝舉傳舉少博涉多通尤長元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通講經論徵士何引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裴子野傳子野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戒戒終身飯素食蔬中大通二年卒高祖勅賜衆僧傳二十卷

陶弘景傳弘景會要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飲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

蜀吳志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佛法金身編梁簡文帝委心妙法編覽元章撰法集記二百卷法寶聯璧四百餘篇造資敬報恩二寺元帝爲湘東王時捨宮造天宮寺請法惠居之修崇佛事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書著書曰金樓子

佛祖統紀陳鍼智者之兄爲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春月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書爲其撰小止觀吞受修習夙夜不息
陳書江總傳總嘗自叙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

不邀世利不涉權幸書據躬仰天太息曰莊貴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顧致怨憎榮枯靡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幕小諸賊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恩紀契固嗣位之日時寄謀謀儀形天府董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季季今之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儼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慕諸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疏非尚染塵勞以此負愧生平耳總之自叙時人謂之實錄

姚察傳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傳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道歷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嘉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詩詞又哀矜法俗益以此稱之察顧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會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使察諸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精密
王固傳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下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則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元言非所長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苦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傳緯傳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明法師受三論盡

通其學時有大心慧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諍論官比有弘三論者雷同阿諛志言罪狀歷歷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僻僻僻既據諍論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果集答曰三論之典爲日久矣龍樹制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薄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元風開而無壅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勝騷駸駸之持運寒來決羽宜能期望其間哉頃代漢海時無識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糝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殷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蠶蠶以無當之巨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絳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格緯忽悅否其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熾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違凡相關對隨理詳數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東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諦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事得不肯大乘之意耶斯則棄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奉之辭依經講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禮之徒率

曾以此豈可以三修未恆六師懷恨而蘊集妙法
永不宜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態自成耳
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口心相符
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淨外不違
而內平等無微訛豈我事焉罪業集闡譯者所
畏耳無淨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即習
行於無淨者也導悟之德既在淳一之風已蘊競勝
之心阿段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思淨以通達讓勝以
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忿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
行於成實亦能不淨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
有淨固知淨與不淨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意無
淨矣但法師所實未衷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
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
深其言甚約今之數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
落之內呼吸願望之客臂吻縱橫之士香鋒頻觸羽
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騎異家街引解纜伺隙隙遙
冀長短與相酬對猶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
命必須持世同異發揚遠近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
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
默已而爲法師所責耶法師又言吾願思淨以通達
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淨與不淨讓與不讓
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
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
則難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
處不可成是二論何事故幸但須思守株之解除懸
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自言譯與不淨偏在一法何
爲獨集無淨耶詎非矛盾無淨論言邪正得失勝負

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
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
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
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事不存勝
者乎斯則於我爲得棄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
便是增淨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機慶鼓動
風氣放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違偏以
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
善引聲名人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
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假將來之惠害
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亡愛輕冒峻制蹈湯炭甘
盡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淨之作而同首章音
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
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
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
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
根據所宜爾於彼此何所厚薄故雖復終日按劍
極夜之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
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
而使彼讓退此兩端已期於寒慙而虞者猶寬教
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淨論言無淨之
道通于內外子所言須譯者此用未而教本失本而
管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
至淳之世村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淨乎固知本來不
淨是物之真矣答曰譯與無淨不可偏執本之與末
又安可知由來不淨耶詎非未於今而譯何驗非本

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
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
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夫未前復是非善
惡可恆守邪何得自信聰明曉他耳目夫水泡生滅
火輪旋轉入牢受縛難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
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
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備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
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未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機
極之不脫惡結解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
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驕角難成象彩易失寧得不矜
驕趨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
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討校我思誰以此而
言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
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安得肆習於
盡情性而生識謂乎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
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木咸見清風在林羣靈畢響
吾豈造物哉不入飽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
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淨爲非無淨
爲是此則譯者自譯無淨者自無淨吾俱取而用之
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淨弟子疲唇舌
消唇漏唯對於明道微論於糟粕哉必欲且者與僞
暫觀得失無適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於研究
表裏綜覈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建以
觀其妙矣
徐陵傳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
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還雲集每講經商較
四座莫能與抗日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